

# 新时代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sup>\*</sup>

安北江

**[摘要]** 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观对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虚无主义以隐蔽方式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否定中华文明连续性、质疑中国治理合法性，实则“以史乱华”，为遏制中国发展炮制所谓“历史依据”。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要以“多元一体”界定民族格局本质，以“五个共同”厘清历史发展主线，以“大一统”传统彰显文明延续逻辑，进一步突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新时代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从顶层设计、研究阐释、媒体传播、教育创新、文博资源利用及制度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体系，正本清源、筑牢思想认同。

**[关键词]** 唯物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 大一统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历史观

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历史叙事成为重要角逐场。部分域内外敌对势力借助错误叙事，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否定中华文明连续性。本文旨在厘清其思想表征，探究生成逻辑，以“多元一体”“五个共同”为核心提出中华民族历史观构建路径，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

---

<sup>\*</sup>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资助重点项目“北部边疆治理中的民族交融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2025NDE129）的阶段性成果。

## 一、历史叙事的挑战与错误思潮辨析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思想工具，其针对中国的叙事策略呈现出系统化、精细化和隐蔽化特征，如“中国停滞论”“东方专制主义论”等“西方中心论”史观深刻影响中外史学认知，此类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被赋予“普世性”，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进而显现出解构民族格局、否定文明根基、诋毁中国道路等诸多弊端，部分学者更借助学术包装、文艺表达与碎片化传播实施思想渗透，篡改历史认知，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中国道路的必然性与合法性。

### （一）解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

在民族历史叙事领域，有学者借“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等幌子制造理论陷阱，为错误历史事件、人物翻案，刻意解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一种常见情况是割裂民族交融的整体性，片面渲染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与隔阂，宣扬“征服论”“压迫论”。如将元、清等王朝性质贬斥为“殖民统治”，否定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无视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血脉联系与共同命运；宣称清代东北、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及其所辖民众均非“中国”，这些均背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另一种情况是以后现代史学中的“想象共同体”理论为核心，过度强调民族的建构性与现代性，质疑基于深厚历史文献与考古实证的中华民族实体性。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理论将民族视为现代性条件下被“想象”出来的政治社群，这一观点虽对理解近代民族主义兴起有所裨益，但若将其绝对化并用以否定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基于文化认同与政治整合的共同体形态，则显然是削足适履。

### （二）否定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

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思想凸显，部分学者以欧洲历史碎片化模式为参照，淡化中国以农耕文明与儒家伦理为纽带的稳定型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宣扬“断裂论”“外来说”与质疑“大一统”合法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以欧洲线性进步史观为标尺，贬低中华文明内生演变的能力与价值。与之相配的是各类“断裂论”与文明“外来说”，试图通过片面解读考古材料，将中华文明关键要素归因于外来传播，

从而削弱其主体性与原创性。此外，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持的“大一统”发展格局，部分论述亦刻意进行解构，既否定了各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特性，也无视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事实，其核心是通过解构“大一统”历史根基，动摇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合法性。

### （三）诋毁中国道路与治理模式的“历史根基”

在跨文化叙事与意识形态交织背景下，部分学者通过特定理论框架重构中国近现代史与治理传统，既解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自主性，又以“帝国”类比消解“大一统”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为西方政治模式“普世化”张目。如在革命与建设史解读上，质疑中国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与道路独创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此类叙事的本质在于，用西方预设的“普遍历史”轨道来框定和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如在治理传统认知上，以“帝国政治”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其本质是否认中国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 （四）错误思潮的渗透传播策略

当前错误思潮与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多元隐蔽的传播方式扩散，形成兼具系统性与迷惑性的误导机制。学术化包装是其重要手段，通过设立研究机构、举办研讨会、资助课题、操控学术期刊议题等方式，将错误观点伪装为“新研究”“新发现”，以特殊替代普遍、以细节否定整体，贬损唯物史观，混淆学术认知。文艺化表达指的是在影视剧、网络小说、动漫游戏等大众文化产品中植入错误历史观，潜移默化影响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同时推销西方“政治神话”，淡化殖民扩张史实，以“历史终结论”等佐证西方政治正确性<sup>①</sup>。

另外，碎片化与情绪化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通过片面史料、断章取义的细节与煽动性标题制造热点，挑动历史悲情与民族对立情绪。西方还通过创设“人权指数”“发展指数”等算法模型打造“指数陷阱”，操纵数据贬低他国成就，为自身政治优越性背书。随着技术发展，历史虚无主义者更利用人工智能批量化生产错误内容，借助深度伪造技术、机器人水军与推荐算法精准分发错误信息，实现长期舆论诱导。

<sup>①</sup> 参见阚道远、郭蓬元：《论新时期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路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这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渗透传播策略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通过解构“多元一体”格局、否定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诋毁中国道路历史根基等手段，严重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摇“四个自信”，为外部干涉提供口实，阻碍国家发展。面对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单纯反驳已难以根除其危害，关键在于正本清源，构建立足中国实际、凝聚民族共识的科学历史观。唯有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打破错误叙事桎梏，筑牢思想认同防线，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历史支撑，因此，系统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观势在必行。

## 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sup>①</sup>。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五个共同”为历史主线，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涵，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阐释各民族血脉相融、命运与共的科学思想体系。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根基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sup>②</sup>。唯物史观强调中华文明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演进历程，而非外来理论的简单移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杰出人物只有在顺应历史潮流和代表人民利益时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中华文明的延续并非依赖于个别帝王将相的“功绩”，而是源于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文化与坚守的传承。民众对和平、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追求，才是打破民族隔阂、实现“多元一体”的根本动力。

### （二）“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与本质特征

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4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95页。

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sup>①</sup>。中华民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多元”体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贡献。历史上众多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在辽阔的疆域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中繁衍生息、交往互动，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百花园。文化、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多元”，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一体”体现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共同发展需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其核心内容；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是其主要目标。“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规律，深刻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之中，是其最鲜明的本质特征，既是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形成、何以壮大的钥匙，也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和独特优势。承认和尊重“多元”，维护和巩固“一体”，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遵循。

### （三）“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sup>②</sup>。“五个共同”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从多元聚为一体的演进历程，是中华民族在物理空间、政治实体、集体记忆、文明体系层面的现实写照，精辟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其中，“共同疆域”是对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物质载体的新认识，打破了传统王朝史观；“共同国家”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认识，打破了西方单一民族国家论，进一步诠释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共同历史”是对多民族中国历史基础的新认识，打破了传统王朝历史叙事方式；“共同文化”是对多民族中国多彩文化和多元文明的新认识，打破传统单一文化观；“共同精神”是从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视角对民族精神的新认识，肯定了精神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sup>③</sup>。“五个共同”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256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256页。

<sup>③</sup> 参见安北江：《大历史观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一性与包容性，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依据和深厚的文化认同根基。

#### （四）“大一统”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思想保障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儒家早期强调的和合、秩序、“定于一”等思想，为“大一统”理念提供了深厚的伦理支撑。此后，“大一统”思想逐渐发展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石，深刻塑造了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与文化认同。“大一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赓续不断的“基因密码”，所蕴含的追求统一、崇尚秩序、包容和谐、凝聚认同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态与道路发展，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与智慧源泉。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始终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统一与分裂的博弈，二是多元与一体的融合。“大一统”思想一方面指引人们追求统一，避免文明因政治分裂而消亡；另一方面凝聚思想认同，实现多元文化交融，让中华文明在交融互鉴中丰富发展。正是有了“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中华文明才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赓续不断。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新时代正本清源、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举措。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摒弃片面的帝王史观与单一文化叙事，尊重各民族的多元贡献，坚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既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又契合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需求，将理论根基、历史基因、思想保障、精神内核有机统一，构建起认识中华民族历史、阐释中华文明轨迹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的思想基础。

### 三、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构建路径

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层面、学术层面、媒体层面、社会层面等多维度协同发力。

#### （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

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观，关键在于强化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谋划与制度支撑。需立

足民族复兴全局，通过完善核心历史叙事体系、健全传播效果评估反馈与风险预警机制、搭建科学权威的指数数据库和分析预判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第一，构建国家历史叙事体系。历史叙事不是简单描述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阐释如何理解过去。统一、清晰、正向的叙事体系，有助于凝聚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社会凝聚力，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提供精神支撑。在国家层面确立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基调，强调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国民教育、文化教育和政策法规中。

第二，建立历史观传播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开展社会思潮、青少年历史认知状况调研，运用大数据分析舆情动态，评估传播效果，及时调整策略。线上依托国家文化大数据平台，整合学校、博物馆、各媒体平台及网络社区历史观数据，对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破坏民族团结、有损国家领土分裂的负面舆情进行跟踪调查，识别错误思想源头，针对不同群体，对应开发“历史观传播效果评估系统”，设立“风险预警”机制，对评估不达标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教育引导。线下可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开展国民历史认知抽样调查，委托高校、地方文化和旅游部门开展独立评估，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历史教育”专项评估框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指标。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精准宣传、调改教材，向低认知地区倾斜教育资源、文化服务，对教师和媒体工作者定期培训，对历史虚无主义高发领域加强正面引导。

第三，建立科学权威的指数数据库和分析预判机制。整合不同指数对应学科领域的专家，成立国家级指数研究分析中心，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检测系统，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人权指数、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等主流指数进行跟踪分析，尽可能获取数据来源、计算公式和评价结果，通过 AI 算法对指数设定偏向、迎合西方政治权重和选择性采集他国相关数据等进行量化分析，形成指数分析报告，定期在官方平台、国际组织或权威学术机构进行发布。努力建立全球发展数据溯源平台，构建一套科学、中立、包容的指数体系。

## （二）深化学术研究铸牢思想认同

深化学术研究是铸牢中华民族历史观思想认同的基石。针对错误史观的“学术包装”，要在“单纯意识形态批判”基础上，依托国家级跨学科平台凝聚研究合力，

系统挖掘和阐释“五个共同”的历史脉络与理论内涵，并以此推动构建植根于中国历史实践、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为形成坚实的历史共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第一，形成文本溯源、理论分析、预设批判机制。厘清错误史观的意识根源，深刻认识西方霸权叙事、殖民传统、冷战思维背景下的文明等级论、政治博弈论、二元对立论，剖析其时空错配、概念移植、因果倒置的逻辑结构，揭露其隐藏的学术预设和价值偏见。辨析用文明冲突解读农牧互动、“中心—边缘”解读边疆与内地、地缘政治解读边疆碎片化、民族国家建构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古代中国“天下观”“大一统”的情况，破除西方学术预设，建立多维度、系统性的理论观点，善用以实证伪。

第二，组建国家级跨学科研究平台。整合全国史学力量，聚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节点、动力机制、制度保障、文化纽带等，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能够正本清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将考古文明探源、古代国家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协同关联，整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设立早期中华文明圈与华夏认同、秦汉大一统国家建构与边疆整合、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制度创新、唐元清的统治模式与多元整合、近代反侵略斗争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转化等重大议题，进行全面系统阐释。建立中华民族文献、考古综合数据库，实现出土文献数字化，做好量化分析。

第三，加强“五个共同”史实挖掘与理论阐释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及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走廊设立田野工作站，结合地方档案、碑刻资料，科学论证各民族在疆域开拓、国家缔造、历史书写、文化创造、精神培育中共同参与、相互促进的史实与逻辑。重点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交往交融关键区域的研究。

第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史学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客观史实的评价标准及核心概念，如科学界定天下、边疆、统一、分裂、融合、同化等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建立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评价指标体系。突破疆域盈缩视角，综合考虑政治认同、制度延续、文化交融和社会整合。鼓励史学界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学术争鸣，及时批驳错误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整体史研究范式。

### （三）打造全媒体协同历史传播矩阵

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观需创新传播范式，着力打造全媒体协同传

播矩阵。以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将深邃的历史思想与丰富的现代表达相结合，让历史从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创新话语表达推动宏大叙事具象化传播，形成立体化、精准化、跨文化的历史叙事体系，让中华民族历史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一，实施“中华民族历史”国家传播工程，建设权威国家历史传播数字平台。设立专项基金，系统策划推出一批高质量、现象级的影视剧、通俗读物、动漫游戏、数字博物馆等文化产品。重点打造“何以中华”“共同家园”等核心IP。整合文博机构、档案馆、研究机构资源，打造集史料查询、研究成果发布、精品课程、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云上中华史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

第二，创新话语表达与叙事方式。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和青年群体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如短视频、条漫等，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物故事、历史细节、文化符号。打造“历史真相官”“文博推荐官”等正能量网红。

第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历史学者、文博专家、媒体人士“走出去”，在国际学术平台、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发声。设立专家智库，遴选出一批政治可靠、学养深厚、表达能力强，熟悉国际话语的学者和媒体人，根据其专业特长结合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标签化管理，精准推播。定期对智库青年学者情境化培训，如举办国际传播高级研修班、模拟训练工作坊等，进行实操性训练。深度参与和主导高端国际学术会议，与世界知名大学涉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联合举办以“古代中国治理”“中华文明连续性”“多元一体民族观”等为主题的品牌论坛或系列讲座，鼓励国内学者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担任编委，组织专题稿件，提升学术话语权。

#### （四）创新教育体系推动文物史料转化

构建牢固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关键在于将历史教育铸魂工程与文物活化利用深度结合，以一体化教育体系夯实认知根基，以创新教学方法唤醒情感认同，更要以文物史料的创造性转化激活历史记忆，让革命遗址与红色遗产成为生动课堂。

第一，推进历史教育一体化，将中华民族历史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支持高校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方向，培养兼具深厚史学功底和正确历史观的专门人才。鼓励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政治学、边疆学等跨学科研究合作。以“多元一体”“五个共同”为主线，科学编排教材内容，优化历史叙述框架。在义务教育阶段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深化历史观理论教育，增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专题”必修单元。

第二，创新历史教学方式方法。推广探究式学习、情境教学、实地研学，如组织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学生互访、参观重要历史遗址，利用现代技术重现历史场景，增强历史学习的体验感与认同感。

第三，推动文物史料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物史料是历史的“活化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善用文博资源，就是要让文物活起来，在润物细无声中，筑牢民族文化自信根基。一是深化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阐释的衔接，加强对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央与地方互动、边疆治理、中外文明互鉴的考古成果的研究、阐释与展示。二是提升博物馆、纪念馆展陈水平，推动各级博物馆，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博物馆展陈改造升级，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突出“多元一体”“五个共同”主题，讲清文物背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策划“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巡展。

第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养复合型人才。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新中国的历史，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核心的历史认知。培养和引进既懂历史又懂传播、既懂专业又懂政治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历史观关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防范和反击“以史乱华”“以史遏华”图谋，必须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将系统性构建与传播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唯有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华文明沃土，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说服力、感染力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体系，并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使其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才能彻底廓清历史迷雾，筑牢思想长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和精神动力。

(安北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乔瑞华]